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

國朝耆獻類征初編

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七十五目錄

隱逸十五

陳昉

子高

瑜

度

王暉

周茂蘭

弟茂藻

茂萼

李世熊

倪元楷

顧有孝

杜濬

弟芥

徐芳聲

蔡仲光

王泰際

熊才

徐石公

邵獻珂

毛先舒

陸圻

陳廷會

張綱孫

武平宇

周西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七十五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隱逸十五

陳昉

子高

瑜

度

陳朗生名昉樅陽人家世業儒朗生孕十四月而生少負奇氣岸
傲習舉子業非其好也既試有司不得志益務博覽飲酒自適意
於詩好李長吉徐文長於文喜李卓吾諸書然亦隨其意興涉獵
而已不竟讀也喜爲詩多自撰造不入常格亦不以示人宅故倚
山山石嶢峩然壓宅而踞其左君毅欲鑿去之鑿十三年而塊
然者悉破除鏟平半壁創立因其方廣構軒曰石舫內供魯仲連

李太白元次山黃山谷王文成五先生山谷則土人相傳宅後山
爲其讀書臺要無所據其四先生出處學術固不同不知君何取
而合供之一室也白石舫循半壁上有屋如巢曰舫閣閣中見江
及江南諸山色焉閣後爲浣齋以課子而江以益廣山以益近君
每憑檻顧望而大樂之而君之家以罄矣浣齋者惡世俗之塵汚
人也而市人亦罕與君交游被酒嫚罵不休人望而避之曰爲酒
狂家既中落顧好客客益盛時時置酒石舫召妓佐客觴流連日
夕皆鬻產稱貸爲之以是益貧其所與游者旣得志則謝絕不與
通飢寒困頓終無所干謁人或謂之則曰非有所嫌但性不喜與
貴人接耳所居屋盡質與人儋州守蕭君爲贖回君亦不拒蓋僅

事也君爲人徑情直性不沒人之善亦不能掩人之惡其罵人也無有宿怨但酒後人有觸之者輒罵以是人亦不深怪但謹避之而已崇禎壬午秋流寇奄至君方飲於下市酒酣或告曰賊至矣則大罵賊至始奔回家人業已避賊先去君被執至義津橋使負擔不勝斫之仆地死猶背刺十四槍斫未殊賊去復甦自顧頸血滿地成塊搗而啖之後賊至佯死有二小賊見之曰此血黑冤血也又視之曰陳先生也試喚之若能效猶可以活因連喚陳先生君微欬喜曰可救矣爲合其頸取汗污氈帽燒灰傅之上下縛定扶起捧其首掖以行行至楊老媪家以所掠簪珥絲帛雜物給之屬其善視陳先生也媪視惟謹已稍愈昇歸卒不知二小賊爲誰

氏子方賊大至時人去盡獨有老媪在家不去可怪也既至家故居盡燬瓦礫滿地卽其地遽廬臥焉是時賊去諸子初避賊返朝夕不給孺人出行汲於水側得金數錠以歸皆黝色似甫出土者公叱之問所從來具以告急命諸子隨孺人再往復得若干於是諸子於瓦礫中格鼎炊餅日鬻錢數千食飲以足益求醫藥調治創漸合平復如常噫嘻君死而不死乃重活四十餘年更於廢址次第結構稍復舊觀斯亦異矣人初聞君遇難謂君性怪僻故遭奇禍已見其死而不死則以君平生熱腸好施得報也君嘗見有人被誣爲賊者其人實非賊須賣婦償所失乃得免君慨然解囊如其數償之婦得不去同里生負博錢謬以他故告急於君君方

鬻產餘三十金卽持付之生以償博逋竟負君君亦不問皖人范
生於通市遇糴時范閒出爲市人裸擊幾斃君以歸爲衣襦食飲
之事解乃令去其急人難如此然君非有心要人感激值其血性
偶動則爲之亦不常爲也樅陽故有上下市橋以通相傳橋畔有
怪日落輒出魅人君嘗飲下市大醉夜半逃席歸叩門家人見其
獨返大驚問之曰一老人提燭送我來徧覓無有是時市門已閉
久矣又有請乩於陶氏宅者方縱筆忽停訊其故曰陳朗生過門
是人狂生且俟其去又一日醉臥鄰人請乩仙至自書姓名則陳
朗生也由此數事觀之君不畏鬼神乃爲鬼神所畏又復游戲鬼
神之閒豈非真狂者哉晚年貧益甚諸子養必以酒得酒餅挂樹

枝上往來過其下輒就樹飲飲醉拾敗葉破瓷片書所得句吟數
過棄去以爲常改革後髡頂服古衣冠久之冠服敝甚白髮鬢鬢
望見相識者卽引去紙窗墜壁上徧書爲天下真道邈叟得世間
大自在人袁中郎詩句也死年八十一歲臨死自爲墓誌祇數語
云平生所嗜山水詩酒風月閒靜而已治亂何有哉又自爲石舫
喪制誠子孫不得用世俗禮親書銘旌題爲閒翁石舫老人之匱
君於世事旣少周旋又不爲身後之名得酒便飲胸中蕭然無有
一事可謂閒矣亦惟君自知其閒也有三子長高次瑜次度度有
詩名皆能順承父志雖極貧誓守敝廬不去謂先人志在焉爾然
皆謹飭類狷者無復父風

論曰君固以酒狂稱而自署爲閒翁甚矣君之有得於酒也夫閒
非聖人所以訓世而其取諸狂也必曰簡惟狂故簡惟簡故閒觀
君之擺落世俗遺棄一切而獨縱意於酒不可謂不簡矣方酒時
於時之治亂不問家之有無不問卽酒之有無亦不問至於酒之
不問則君之閒也至矣酒後罵人人固不怪然怪與不怪總一不
問也而人因以爲狂君曰吾閒甚此其所以爲狂也歟

右傳錢澄之撰

王暉

王丹麓名暉錢塘城北里人也七歲與柳靖公葵同塾塾師方課孟子兩人倣作柳子王子各數篇黏小板上潛自鏤刻爲師所覺叱毀之乃已丹麓少靖公一歲次年同習詩經夏五值師出強要靖公至河濱觀龍舟歸柳故約共作觀龍舟賦不成以嬉游鳴師丹麓蓋未識所謂賦懼柳張言憶詩注有賦也乃應聲曰汎汎楊舟擊鼓其鏜言觀其旂旂旐央央河水洋洋行人彭彭叩須我友攜手同行柳大笑而止十三試有司補縣學生名譽隆洽癸卯年二十八得喉閒疾瀕死醫者謂攻苦所致父令棄舉子業三年始閒初丹麓過仙林橋遇一道士語之曰郎君已閱三災尙餘四難

過此當大有名於世惜不富貴耳至是果驗丹麓旣謝賢籍杜門
聚所藏經史子集數萬卷於霞舉堂縱觀之凡讀一書必首尾貫
穿胷中始放去意有所得便信紙書之以及問遺贈答詩詞尺牘
片言隻字具有元本其所論著事理兼該小大畢舉靡不終始條
貫斐然成一家言學者嗟歎之每一篇稟就購求競寫流傳海內
家居北郭江漲橋西爲往來舟車之衝賢士大夫過武林者必先
造其廬問字納交停輓不忍去常束身自下恂恂如山人處眾
人中不先一語名士讌集故未嘗不在竟日冲然若不知其在坐
者事父嚴謹無事必侍左右自少至壯無一夕外宿父命與幼弟
析產欲更授一屋以厚適長丹麓固卻曰已違古人取少之義敢

益多取以重戾耶卒不受已喪父葬祭如禮銜恤實涕風雪中重
跣走千里徧告當世能文者乞爲志傳成帙曰幽光集讀者莫不
悲之一經授子以躁進爲戒與人期重取與然諾不爽時刻家殖
旣落又時時刻書客至質衣命酒其詩曰平生好賓客資用苦不
周有懷莫可告室人且見尤宣城施侍講閨章誦之輒失笑曰蓋
有類予者晚辟牆東草堂墾土得泉因爲小池池上累石成山雜
植桂樹木芙蓉紅檠蘭草之屬架重屋曰丹樓日吟歎其中值好
友譚論移日或至信宿不厭非其人闌不得入偶遇他所亦不妄
交一言鄉里宵人故多憾之至欲相傾搆則察幾豫應並不明其
所以然卒不能爲害性不耐飲酒恆喜人飲若玩好珍異之物携

捕博奕之具一無所好蓄嘗見客園某卽亂其局或竟納子匱中
日日往月來奈何爲此鬼陣居常善愁終身不見有喜色聞六合
之內或有才士塗窮佳人失所爲之於邑甚至累日減餐偶檢書
得同夢方時念故人張生客燕郵書三千里相約試夢聞者皆笑
愛坐花閒靜觀榮落獨不喜人采摘亦未嘗手折一枝於昆蟲魚
鳥之類胥極護惜著遂生集十二卷以風世嘗曰生人爲文得親
爲按第置諸几席食訖而繙之一如千百世後得前人集而爲之
品隲亦一快也故自第其所爲集自辭賦記傳銘誄書疏以及雜
志野乘偶體諧說與夫論辨記述之自爲義者合三十五卷名霞
舉堂集屬同里吳儀一論定發凡蕭山毛檢討奇齡序之曰其植

物也閎其斂材也覈其功積也干至而流效也四應而五達故其
質皦皙其文青黃其爲幹攫擢而其聲其色卽雲興於焚而噫散
於壑卽之爲無垠而放之爲可到眞作者也丹麓撰今世說羅參
軍賢手數條頓首屬載已盡寘不錄羅衡之亦不顧嵇太守宗孟
慕丹麓名不得見折柬招之不赴亦不報謝後嵇解任謂人曰吾
守杭無他闕事惟未造訪丹麓與訂交耳梁大令允植黠徵屋稅
詣門丹麓出荅應公事終不道姓名後梁知爲王竟蠲其稅成侍
衛德素未通問特致書顧太守岱稱毛稚黃王丹麓兩人文行爲
西泠第一時開館修郡志毛令其子通謁遂延入館王終不往山
左趙子門鑰謫參杭州幕與丹麓游好愛賞牆東方竹時往過之